

略述西藏史籍——「王統記」

林傳芳

此書的藏語原名爲·Rgyal-rabs gsal-bahi me-lon，直譯起來是「王統明鏡」。但是，據貝爾（C. Bell）氏說，他所獲得的寫本，題爲·Rgyal-rabs-chos-hbyun gsal-bahi me-lon，意即「王統和正法生起的明鏡」（註一）。王沂暖氏的漢譯本，題爲「西藏王統記」（註二），而法尊法師論文則作「藏王紀」（註三）。茲爲了避免複雜，姑以『王統記』爲題，簡畧地說明一下本書的內容。

『王統記』的作者，名叫綏南監增（Bsod-nams rgyal-mtshan，意爲：福幢），是西藏佛教薩迦派（Sa-skya-ba）的僧侶，本書係在戊辰年，於桑耶（Bsam-yas）寺撰成的。根據『王統記』最後一文的記載說：

陽土·龍（Sa-pho-hbrug 戊辰）年，薩迦教持金剛福幢，以拉尊寶吉祥（Lha-btsun rin-chen-dpal）之勸請爲緣起，著於大吉祥桑耶寺。願一切皆吉祥！

對此戊辰之年，勞費爾（B. Lauffer）氏認爲是公元一三二八年（註四），杜奇（G. Tucci）則認爲最早也不可能上溯至一五〇八年以前的戊辰（註五）。杜奇氏的主張，是依據『王統記』所引用的各書的成立年代加以推斷的。即本書不但引用了布敦（Bu-ston）的『教法史』（Chos-hbyun），同時引用了一三四六年撰就的『紅史』（Hu-lan deb-ther），也曾引用過一四七八年完成的『青史』（Deb-ther shon-po），要從此後找戊辰，那麼，最早也要到一五〇八年了。杜奇氏的說法，較能使人相信。

按照貝爾氏的介紹，『王統記』的原文版本，共有一百四十二葉。在漢譯本中，譯者對原書來歷未附隻字的解說，故其所據的版本爲何，無從知道。『王統記』的內容共分爲十五章，章下分節。茲依王氏譯本，錄其要目如下：

第一章，世界之成因與西藏地理——下分：須彌山居住之世

界、四大洲與諸小洲、瞻部洲之諸國等三節，依須彌山中心說去解釋世界，且謂西藏雪國位在瞻部洲之中。

第二章，西藏人種之由來——下分：獼猴與岩羅刹女之結婚、猴雛之繁衍、獼猴變人之經過等三節，說明藏人祖先來自獼猴，西藏是觀音的化土。

第三章，西藏古代諸王——下分：藏王爲印度王之後裔、天尺七王……等共十二節，說明松贊岡薄（Sron-btsan sgam-po，即新舊唐書所說的棄宗弄讚）以前的藏王系譜及其故事。

第四章，松贊岡薄王（一）——下分：松贊岡薄王之誕生與即位、遷都拉薩、造文字定法律，自印度迎請本尊佛等四節，叙述吐蕃王國開國明君松贊王早年的事蹟。

第五章，松贊岡薄王（二）——下分：迎娶尼泊爾公主、迎娶文成公主等二節，述松贊王娶二公主及西藏輸入印度，中國文化的經過。

第六章，松贊岡薄王（三）——下分：建大招小招及厭勝十二殿、傳位於王子鞏日鞏贊、秘密埋藏經咒寶物、王與王后之薨逝等四節，述松贊王建佛寺弘佛法，及王之晚年的事蹟。

第七章，芒松芒贊等三王——下分：芒松芒贊王，都松芒保王、尺帶珠丹王等三節，述松贊岡薄後三王的事蹟。

第八章，赤松帶贊王——下分：崇信佛教、令藏人出家、建桑耶寺……等共十節，說明吐蕃王國中興英主，奉佛興國的事蹟。

第九章，木內贊保等四王——下分：木內贊保王、木笛贊保王、尺帶松贊王、丹墀王等四節，叙述這四王的簡短歷史。

第十章，熱巴巾王——下分：改訂新譯語與新制度、建造精舍殿宇、漢藏關係述畧、熱巴巾王之被弑等四節，述熱巴巾王的事蹟，以及漢藏間的政治接觸與文化交流的經過。

第十一章，朗達瑪王——下分：即位滅法、被弑等二章，說明吐蕃王朝最末代的國王，廢佛喪身的經過。

第十二章，微松王與永丹王——下分：眞王子與假王子、覺臥像之出土、永丹王之獨據拉薩等三節，述羣雄割據時代的西藏的情況。

第十三章，永丹系之諸王——下分：永丹系諸王及王族之繁衍、佛法之復興等二節，敘述永丹王家系譜及佛法復興的過程。

第十四章，微松系之諸王——下分：吉德尼瑪袞王及其後裔、扎喜結巴王及其後裔等二節，敘述微松王家的系譜及事蹟。

第十五章，結論——說明撰述此書的經過。

『王統記』的原本，向來沒有公諸於世，一直到了近年，才有羅馬字體西藏語本的刊行問世（註六），而譯本則僅有王氏的漢譯，但只是抄譯而非原文的全譯。距今八十餘年前，德國的西藏學家須拉緊畏（E. Schlagintweit）氏曾把西藏王統史料譯爲德文，公諸於世，題曰“Die Könige von Tibet”（西藏諸王）（註七）。依照譯者所說，這是西藏文獻「王統」（Rgyal-rabs）的翻譯。可是，其原文係在拉達（La-dwags）地方發見到的拉達王家所藏的王統記的抄寫本，故可說它是「拉達王統記」，而與這被稱爲「西藏王統記」者，顯然是不同的。

綏南監增所撰的這部『王統記』（西藏王統記），望文生義，是記錄西藏王統系譜的及其事蹟的文獻，從書名上看來，好像與佛教歷史沒有直接關聯，但是，本書內容却極富讚歎佛教，以及述說佛教與政治之密切關係的文章。貝爾氏批評本書神話色彩極濃，與『教法史』、『青史』二書相比，史料價值較低（註八）。貝爾氏說的這個話，也許是對的。譬如，第二章述西藏人種之由來的地方，就有像下面的記載：

觀音菩薩爲一神變示現之獼猴，授具足戒，遣往西藏雪國修法。此獼猴乃至一岩洞中潛修慈悲菩提心，并於甚深妙法空性，生起勝解。於時有一爲業力所逼之岩羅刹女至彼處，誘以淫慾。此羅刹更化一女人，語獼猴曰：「我二可成婚媾」。獼猴答曰：「我乃聖觀音之具戒弟子，如爲汝夫，破

我戒行矣」。魔云：「汝不娶我，我即自戕」。乃臥倒獼猴前，旋復起立，語獼猴言：「噫嘻大猴王！我語乞聽察，宿業生爲魔，多情獨愛汝，慾力使繫汝。若不成眷屬，後必爲魔侶，日殺萬有情，夜食千生類。生魔子無量，如是於雪國，皆變爲魔城，盡食諸有情。請慈悲許我！」

作是語已，淚涔涔下（註九）。……

下面接着說，獼猴猶豫不決，乃請問觀音菩薩，菩薩答應獼猴作羅刹女魔之夫。於是，獼猴與女魔所生的子女，繁衍、進化爲藏人。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來自獼猴，並信西藏爲觀音化土，即起源於此。像這樣的內容，當然屬於神話故事，不能視作歷史事實，自不待言。然而，我們曾經指出：一部份神話、傳說與歷史事實的混淆不分，乃是西藏史料的共通特徵，不能單責『王統記』爲然（註一〇）。如果說明白點的話，西藏各種史籍，其神話成分，只有程度之差，而沒有本質之別。所以，佐藤先生對『王統記』的評論，較爲公允。他說：『王統記』記錄藏王系統，同時也敘述佛教在西藏弘通的經過，其中故事化了的地方固然有，可是，歷史性的記述也不少（註一一）。譬如，述松贊岡薄王派屯彌三博札（Thon-mi Sambhoja）往印度學習梵語，依照梵語，創造西藏文字的一節，不但比其他各書說得詳細，而且正確，尤其是對藏文三十字母的特質與構造的說明，成爲今日研究西藏語文的寶貴資料（註一二）。由此亦可見『王統記』之價值的一斑了。

『王統記』也和其他史籍一樣，儘量吸取前人著作的精華，再加以整編。書中舉出所依的各類史料名稱，有如下各種：

（1）『教法史』（Chos-kyi-nyin）。如第三章引用布敦大師佛教史之言，證明藏王爲印度王的後裔。

（2）『笨教史』。如第三章說明笨教（Bon-po）起源的地方，曾引用『笨教史』所言。

（3）『王憲柱誥』（Bkag-chems-ka khal-ma）。如第三章述藏王祖先時，曾引用此資料。同章後文，亦提到此書。

（4）『大王柱紀』（Ka-shigs chen-po）。如第三章述諸

王時代時說：欲知其詳，可參閱『大王柱紀』。

(5) 『王統如意樹史』(Rgyal-rabs dpag-bsam ljon-sin)。此書據『紅史』說，係於公元一二八六年，由謙濟敦巴(Byan-jit ston-pa)所造，然而原書已失，『紅史』作者係從帕脫巴寶金剛(Dpag-thog-pa Rin-rdor)聞悉其內容，加以轉引的(註一三)。「王統記」第三章說：欲詳諸王時代的詳情，可參閱『如意樹史』。

(6) 亞隆覺臥(Yar-lun jo-bo)所著『王統記』。此書在『紅史』裏作「覺臥巴的佛教史」(Jo-bo-bahi chos-hbyun)(註一四)。本書在第八章敘述赤松帶贊王崇信佛教的事蹟時，曾引用了亞隆覺臥的『王統記』。

(7) 『桑耶紀』(Bsam-nyas kyi ka-tshigs)。在敘述赤松帶贊王廣弘佛法的附註裏，曾引『桑耶紀』的記錄。桑耶寺亦即赤松帶贊王所興建者。

(8) 賽脫巴寶金剛(Gser-thog-pa Rin-rdor)所著的『史記』。如第十四章述微松系諸王事蹟的地方，即引用了此書內容。然而，賽脫巴(Gser-thog-pa)可能係帕脫巴(Dpag-thog-pa)之誤，是則，這裏所說的『史記』，也就是指的『王統如意樹史』了(註一五)。不過，帕脫巴並不是『如意樹史』的作者，而是把該書的內容提供給『紅史』作者罷了。『王統記』作者綏南監增沒有弄清這點，才寫成帕脫巴(=賽脫巴)所著『史記』。

(9) 拉尊促爾辰桑保(Lha-btsun tshul-khriims bzav-po)所著的『王統記』。如第十四章中說：欲詳亞隆覺臥次第出世諸王所作事業，可參閱拉尊促爾辰保所著的『王統記』。

此外，在第三章，曾引用『藏史』的記載，又第十章述漢藏關係的一節曾引用『唐書吐蕃傳』，以及據此而編的『實錄』(按諒係指漢藏紀事錄 Rgya-bod yig-tshani，關於這請參照本刊第六期拙作「畧述西藏史籍紅史」一文)之言。這些係從『紅史』、『青史』二書轉錄，至為明顯。所以，書中雖未明舉『紅史』、『青史』之名，但細觀其所引內容及所依資料，多來自上面二書。尤其是泛稱的『藏史』，無非就是指這紅、青二史而言。至

於亞隆覺臥和拉尊促爾辰桑保的『王統記』，到底是怎樣的史書，目前還不能知道。不過，由此得知在本書以前，曾有過好幾種叫做王統記的史書，以及其他的資料(如王憲柱誥、大王柱紀等)，可惜現在無法瞭解其真相。

綏南監增的『王統記』，縱不能說是集從前的王統記的大成者，但它吸收了不少前人著作的精華，則不容懷疑的。而且根據本書，可以畧窺早期王統記的一些面目，要想知道藏人對西藏王統的淵源與其傳承的看法如何，本書實可以給我們許多良好的啓示。

一九七三年三月二三日 於京都

註一：見C. Bell, "The Religion of Tibet", Oxford, 1931. 資料篇。

註二：王沂暖譯『西藏王統記』，一九四九。

註三：見法尊法師「西藏前弘期佛教」(『現代佛學』一九六五年八月號所載)各文附註。

註四：見"Tong Pao", XIV, 1913, p. 588.

註五：見"Tibetan Painted Scrolls", Rome, 1949, p. 141.

註六："Rgyal-rabs gsal-bahi me-lon" (The Clear Mirror of Royal Genealogies) edited by B. I. Kuznetsov, Leiden, 1966.

註七：參見佐藤長教授「古代西藏史研究」上卷(京都，一九五八)一頁的介紹。

註八：參照上註一，貝爾氏所著書，資料篇。

註九：自王氏譯本第一〇頁轉錄。

註一〇：請參看拙寫「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質及其種類」(刊於一九七〇年『獅子吼』)一文。

註一一：詳見佐藤教授「古代西藏史研究」上卷，序論。

註一二：稻葉正就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文章發表於『大谷學報』第四十六卷第四號(一九六七)，題為「關於屯彌的著作」，可以參照。

註一三：『紅史』第四章述西藏王統的最後一段，畧云：如上的西藏王統，大部份係依 Byah-ji ston-pa ses-rab-hbum 集諸書而成的『王統記』，從 Dpag-thog-pa Rin-rdor 聞悉其內容，撰寫的(參見日譯本一〇三頁)。

註一四：參照『紅史』第三章(日譯本第八一頁)。

註一五：如稻葉教授即主張此說。詳見『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』第十三卷第一號(一九六五)「紅史研究序說」一文。